



现实生活

汕头游览期间,总有人追着问,对此地变化的日新月异有何感想,能否谈谈具体印象。真说不清楚,感想有一点,印象很模糊,干脆老实坦白,说这年头变化太快,到处都在开发,是地方就发展,我是个保守之人,见多不怪,对变化不再惊奇,对开发和发展习以为常。

人老了容易怀旧,我更感兴趣的是过去的历史。譬如提到汕头,立刻想到这里生产的电影胶片。在我少年记忆中,广东非常遥远,能记住的只有两件事,一是虎门

销烟,一是汕头的公元胶卷和相纸。很长一段时间,对摄影迷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那是“文革”后期,高中刚毕业,我动不动便往南京很有名的一家摄影图片社跑。这个所谓图片社,其实是销售摄影材料,赶过去目的很简单,看看有没有销售处理的公元胶卷和相纸。

“处理”商品这词现在已不怎么使用,当年却被买东西的行家津津乐道。汕头生产的公元胶卷和相纸,加上“处理”两字写小黑板上,代表价格的经济实惠,买回去自己装胶卷,自己放大裁剪。如今回想起来真是足够疯狂,论斤买的相纸十分便宜,一晚上活干下来,放大的照片满满一盆,太有成就感了。

数码时代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“公元”胶卷,不知道暗房技术,更不知道

那些年,旧式里弄的冬寒夏暑

岳彬

上世纪九十年代前,旧式里弄的冬天是略显孤寂冷清的。那时候没有空调、地暖御寒,零下八摄氏度的低温经常光顾,棉袄、棉裤、棉鞋、棉帽齐上阵,里面还少不了尼龙裤、棉毛衫、绒线衫,头颈里还有绒线编织的领套。屋内屋外的温度相差不大,一身冬衣是内外兼用,如包粽子一样将衣服裹在身上,人就显得木然了。实在冷的话,就把煤球炉子拎到屋里取暖,再用开水冲个橡皮做的水袋捧在手上算是奢侈的享受了。那时候的护肤用品是蛤蚧油,就是将润肤油盛放在蛤蚧壳里,五分钱一个,而粉红色的防裂膏是它的升级版,八分钱一盒。至于再高档一些的当香气袭人的雪花膏,男孩子闻得而难得一用,否则似有娘娘腔之嫌,不过大人如果带孩子“出客”去也会在孩子的小脸上略施粉膏,赢得两个香扑扑的小脸。

寒风肃杀的冬夜,弄堂里家家户户早早地关门落栓,用开水冲好汤婆子,用一只帆布袋将汤婆子包好,以免烫痛皮肤,汤婆子塞进被头洞,人从被头洞上面进去,用脚顶着汤婆子“开路”,将身子钻入冰冷被头洞中,哆嗦着,地传递着寒意。冬夜里只卷缩着让身子慢慢变暖,要出太阳,弄堂里的主妇们抓紧洗衣物,然后晾在竹竿上。可是半天不到,衣服也被冻僵成块了,不得已再将被子收到屋内,因为据说:此时去揉搓衣物,会伤衣料的。在缺衣少料、买布需布票的年代,这个“据说”成为主妇们的共识,把“冰胶”的衣服收回屋里慢慢回暖,让衣物里的水分蒸发掉再晾到屋外晒太阳,就成为

一种集体遵守的行为。夏天的弄堂充满了激情生机和活力,尤其是傍晚时分,夕阳余威未尽,家家户户已经用脸盆脚桶盛满自来水浇湿地面退热。记得当时弄堂里还有老井的,冰凉沁人的井水先冰镇西瓜,然后用来浇地。晚饭后时分,在石库门的天井——客堂门口,手

当年的汕头因为生产感光材料,在喜欢摄影的年轻人心中地位有多重要。在汕头的这些天,问过许多当地人,能记住往事的都得上一把年纪。查百度,公元感光化工厂是我国最早生产的感光材料厂。1953年,私营公元厂正式建立,初期仅职工15人,然后时来运转逐渐扩大,“公元”产品开始独步天下。

上世纪80年代,汕头流传这样一句话,“嫁人要嫁公元人”,为什么呢,因为这个厂的待遇太好。年产值利润达到几千万,那时候几千万,那是大数字,不仅有奖金,还有奖励工资指标,难怪它会令人羡慕。不过谁也不会想到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辉煌一时的汕头感光化工厂,说不行就不行了,最后不得不停止生产。

嫁人要嫁公元人

叶兆言

“公元”胶卷和相纸,仿佛黑白老照片,深深留在我记忆中。如今的汕头生机勃勃,满目高楼大厦,要不就是正在启动的工地。作为四个第一批经济特区,与深圳珠海厦门相比,汕头人说起自己城市,总觉得发展还不够快,相对还比较滞后,然而在我这个接近古板的人看来,它步伐已经非常大,发展还是太快了。

一个城市的发展,太慢当然不好,太快未必一定好。有时候走慢一些,多看看多想想,用不着太着急,像汕头这样稳扎稳打,一步一脚印,少犯些前人的错误,或许也会很美妙。



王宏 书法

拿蒲扇纳凉。小孩坐在小矮凳上,大人坐在竹椅上,老人或坐在藤椅或倚躺在竹榻上,有的看书,有的吹笛,有的拉琴,有的三五成群打牌算24点,有的上游,有的两人对弈象棋,有的四人四国大战陆军棋,也有的小孩子玩跳棋、五子棋的。实在无聊的顽童就手拿蒲扇对打,口中念念有词:扇子扇凉风,扇夏不扇冬,若要借我扇,过了八月中。真是活脱脱一幅都市消暑的市井图。纳凉时最诱人而又触人惊心,让人又爱又怕的就是听“鬼故事”,讲的是人搜肠刮肚,胡编乱造,绘声绘色,手舞足蹈地渲染气氛,听的人汗毛林立,欲走还住,欲听又怕,听了后还有半夜做恶梦的,脑子里都是恶鬼狰狞的獠牙和尖锐的长甲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沿着长长白漆栅栏上坡,来到山谷里的房子,明亮月光照耀下的美式平房,我在卡梅尔山谷里的借住地。

年轻时我习惯住 b&b。原先没有互联网,世界显得很大,都是要到了当地,去游客中心才能找合适地方住。现在世界因为互联网而小了,在网上就能选好南方地北的房子,从照片上就知道自己要住的房间长什么样,房东叫什么,喜欢什么。这次我的房东叫布赖特。

布赖特家有一满柜子的古老黑胶唱片,唱机还是他少年时代用的,连他少年时代用的贴纸都留在上面。我也有一个八十年代的日本产唱机,我的黑胶唱片也没发霉。在苏联时代的末期,我在圣彼得堡还买了些 BEATLES。

一旦有了共同话题,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就变成人世间何处不相逢了。我们聊了一会唱机和功放维修这种中年人的话题,以及我的家乡上海这种历史地理话题,还有大瑟尔海滩上的毒蔓这种徒步者话题。布赖特穿一件被阳光晒旧颜色的汗衫,带着大瑟尔式的嘻皮气息。他喜欢与房客聊天,即使是不说英语的蒙古房客,他也可以了解到蒙古人做茶的方法。他们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将茶与牛奶放在一起煮个不停,而是酹酹沏上一壶。布莱德并不走远,就是有时去邻近的犹它州爬山。但他的客人就是他的全世界,他们时不时来借他一间房间暂住,就为他带来世界各地的气息。那天早晨我们还说到爱好,我爱好旅行,去看世界,而布赖特爱好是当房东,坐等世界来他家闲谈。

秋来秋去——秋色

——居家(加)的日子之九

宋毅

我家前院临街的草地上,有一棵五六层高的栎树,夏天绿荫浓密,秋天落下来一地黄叶,黄漆涂过似的叶子,飘飘洒洒。转眼几天过后,树下的绿草地被遮住了,满是黄叶。太阳当头的时候会有树影,树影多大,树叶落的范围就多大。秋去冬来的时候,树枝渐秃,满树的绿变成了满地的黄。那是怎样的一幅秋景啊。

秋天的温哥华有颜色。温哥华树种多,秋天时树叶颜色丰富,黄、红、紫、棕,夹杂着,很好看。夏天街道两旁全是绿。斑斓的颜色好像是秋天的凉风吹来的,不知不觉有一天发现,原来的树墙上出现了各种色彩。色彩带来了跳动,带来了视觉享受,带来了飒飒的秋意。

红色最惹眼。开车驶过闹市区一个路口,呵,迎面一排小树满满地全是鲜亮的红叶。到了下一个路口,前面竟然还是一排红彤彤的一棵挨着一棵的小树,像一排红旗迎风抖动。我举目一望,往前几个街区全是红叶!肯定是园艺师特意设计的一路红叶,等着秋天叶子变红,让这一路红色一下子掀起人们平静的心,搅得人心热火一样。这是一段新铺设的路。设计者的秋意哦。

老街道的各种树是搭配的。秋虽至,但是松树柏树保持着绿色,许多大叶子的高树绿色没退,秋天的大树夹着马路有时伸向很远,尽头是大山,白云在山腰。于是,从眼前到山,呈现出一幅安静的秋天景象:深蓝的天,幽幽的青山,薄丝般的云,街道两边的绿带着黄色和红色,偶尔吹过干爽舒适的风。颜色鲜艳,气温宜人。我家那棵大树黄叶飘落持续很多天。现在抬头看树大半还绿呢。绿叶黄了才落,落净了才算冬吧。秋还在;绿就在;绿就在,秋就在。

我们都曾经有过类似经历:在网上输入信用卡号码,按回车键时,计算机显示卡号无效。仔细核对输入号码,发现输入错误。重新键入正确号码,问题解决,付款成功。

那么究竟网站如何确认号码是无效的呢?也许你会猜想,输入卡号送到信用卡数据库相比较后,发现错误数据不存在。事实也许并非如此。错误很可能是用一个简单一致性校验算法自动检测出来的。早在1954年,汉斯·彼得·卢恩发明该算法并取得专利。

数据校验

卢恩生于 Andrew Boyd(安德鲁·博伊德)文德国,年轻时来到美国。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,他开始在纺织业工作。由于他显示出卓越创造力,IBM 公司聘用他为高级研发工程师。而后卢恩发明对计算机科学发展影响深远,包括以他名字命名的一致性校对算法——卢恩算法。

位数错误,顺序错误,重复输入,都经常出现在数据输入过程之中。为了检测这类经常发生错误,信用卡最后一位数字是校验位。金融机构发行卡号时,校验位值不是随机数,而是由一个公式计算出来的,其它位数值都与公式计算结果有关。同一个公式计算出校验值,与你在网上输入校验值比较。如果两者不同,卡号无效。

该过程只是更广泛领域(信号校验)一个实际应用。当电子信息发送时,由于无线网络信号不好,收到信息可能被改变。校验方法不仅可以确定发出信息准确,而且保证接收信息与其相同。没有完美无瑕的校验算法,只是有的算法比较好。其代价是复杂性,复杂程度越高,运算时间越长。好校验算法要根据实际需要,来权衡复杂性和计算时间之间的利弊。

卢恩算法很适合信用卡和计算。人们发明更精准算法,但是还没有好到取代深深扎根在金融界的卢恩算法。卢恩算法不仅检测出大多数输入错误,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简洁。你可以在网上查到卢恩算法,验算你自己的信用卡号码。

你甚至可以用卢恩算法生成一个有效新信用卡号码,被通过网上基本校验。但是该号没有用处,除非它被发行,并且你有其他相关信息,比如姓名、地址……不要被非法号码所诱惑,因为伪造信用卡号是严重违法行为。

想起炸毁的闸北老屋

厚厚的《淞沪抗战史料》丛书在手,我一路读来,其中许多的文字和照片,让我这个虽未经历过淞沪之战的70后,仿佛回到了那个中国军民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悲壮长卷中,也联想到了我的外公、外婆、姨妈、母亲切身经历的伤痛。我家老屋老了,风雨飘摇,斑驳凋蚀。它诞生于1913年,英式风格,迄今兀立在虹口区武进路、宝山路路口。我家四代十几口人,都曾经在这里栖息过,生活过。百岁的它,亲眼目睹了上世纪30年代的血雨腥风人间浩劫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,老屋之所以能够幸存,就因为它当时地处公共租界的武进路(旧名老靶子路),属于英美管辖的范围内,日寇当时还不敢轻举妄动。而我家老屋前数十米的一套楼房,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它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。

母亲年过八旬,脑子已经有了一点浑噩不清,但一谈起老屋被炸,那一幕就在八仙桌上瑟瑟发抖的家人躲,她还是心有余悸,神情慌张。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前,外公、外婆等一家住在闸北宝山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。外公供职的铁路公司就在宝山路对面的北火车站。为了上下班方便和照顾家里,外公用几根“黄鱼”,买下了这里的一整幢房子供家人们居住。可日寇突如其来的一架飞机、坦克装甲车,让包括我家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上海人的平静生活付之一炬。

“八一三”事变使上海闸北地区成为抗战的前沿、主战场,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这里展开血肉厮杀。作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,位于今天天目路

十日谈

《淞沪抗战史料》巨著,我无法从头到尾全部读完,然窥斑知豹,让我热血沸腾。华夏大地那时满目疮痍,明请看本栏。

